



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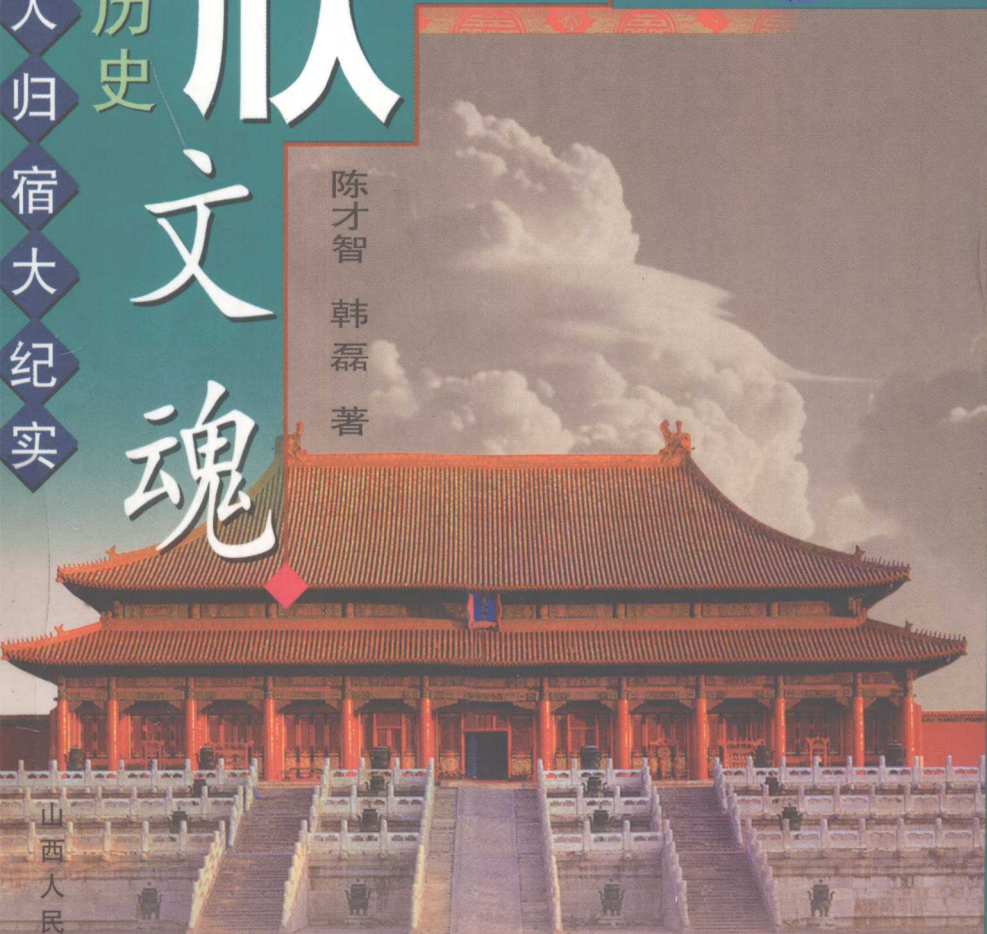
欣

文
魂

陈才智
韩磊 著

文学报告历史

百人归宿大纪实



山西人民出版社

文学报告历史

百人
归宿
大纪实

悲欣文魂

陈才智 韩磊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 阎卫斌
复 审 杨 文
终 审 张彦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欣文魂/陈才智, 韩磊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11

(文学报告历史: 百人归宿大纪实)

ISBN 7-203-04388-6

I. 悲… II. 陈… III. 知识分子-生平事迹-中国-古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0470 号

悲欣文魂

陈才智 韩 磊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 //www. sxep. com. cn E-mail: sxep@sx. cei. gov. 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68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

ISBN 7-203-04388-6

K·228 定价: 15.00 元

《文学报告历史：百人归宿大纪实》

总 序

推醒古人 拷问灵魂

毕 友 言

千古艰难惟一死。人皆乐生畏死。儒释道教义各异，但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到养生长寿之术，有一共同点，就是教人珍爱生命。

然而，不论死得其所还是死于非命，不论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人总有一死。

盖棺论定，盖棺又未必都论定；善恶有报，善恶到头又未必都果报不爽。尽管如此，林林总总的结局，又总是有来时的轨迹可循的。

优秀的政治家难当，变革祖宗成法的改革家更难当，或冠刻暴之名，或遭矫情之讥，或成替罪之羊，多善始而不得善终。然而他们又多知不可为而为之，为矫时弊转国运九死不

悔。正如一位闻人所说，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人物。深察中国古代十位改革家的最后归宿，李君西宁、徐泳君作《血荐中华》。

《亚洲华尔街日报》近日评出千年全球五十巨富，中国占六名，其中古代从政贪污而榜上有名者二人。明武宗查抄刘瑾家，得黄金三吨多，白银七千二百五十吨，而明末整个国库仅存白银两千吨。清代和珅被抄出财物共一百零九号，仅其中二十六号便可作价白银两亿两千万两，连同未作价者，有人估算应折合白银八亿两。八亿两可物化成一百一十个北洋水师，相当于大清正常年景十一年的国库总收入！批点历代十大贪官的最后归宿，刘君汉龙作《嗜金饕餮》。

阉寺，后天人造的第三性；宦官，封建专制社会的畸形产物。阉竖之害，先秦有之，汉唐尤甚，至晚清亦不绝。其间或偶有忠烈者，亦只往往为愚忠殉葬，多数阉寺头目则对君皇投所好伺颜色，窃权柄作威福，左右政局，引恶养奸，甚至于直接弑君或导致君皇身死国灭。描状古代著名十宦官的最后归宿，马冀、褚鸿运先生作《黄门乱阶》。

文章憎命达，几千年来，诗文皆穷而后工。司马公所谓拘、厄、放、失、牋、迁、囚、愤而后有著作也，命通运亨又文章名世者鲜有。又文章千古事，所谓千秋万岁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声名自传于后世也。考究十大文人的最后归宿，陈君才智、韩磊君作《悲欣文魂》。

“赤衣塞路，‘盗贼’满山”；苛政猛于虎，百姓无聊生；一夫揭竿振臂，万人风起云涌；敢歌冲天香阵透长安，高呼苍天已死黄天立；生也吐气扬眉叱咤风云，死也有声有色轰轰烈烈。报告十义军首领的最后归宿，陈雪君作《大泽龙蛇》。

或凭方伯王侯重位而逞一时私愤，或背主噬恩处心积虑觊觎帝位，因时乘势，举旗拥兵，赌命一搏，赢则不失朱梁太

祖，输则身死族灭天下笑。纪实十叛臣逆将的最后归宿，刘君汉龙、徐泳君作《赌命枭獍》。

男性女性人数比例总是参差仿佛的，但古史中女性留名者却寥若晨星，且多为礼教理教祭坛之牲醴。以美貌美才名世者，既难外“薄命”怪圈，又事迹往往不详或被后世无聊文人恣意削润。描摹十美女名姝的最后归宿，孟祥侠女士作《零雨落花》。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两千多年中国古代文明史，可稽考的战事三千六百多次，古人著录的兵书一千三百余部，流传至今尚存二百八十余部，形成蔚为大观的兵学文化。李君钟琴选择既有战绩又有兵书传世的军事家十人，叙写其最后归宿，作《奇正军神》。

李林甫有一专门思谋倾陷对手的“月堂”，只要他从中面带得意之色走出，他的对手就要赤族了。这种政治动物代不乏人，史书一般归类于“奸臣”，实则只是奸臣中一堆特殊群体，特点是机阱深不可测，奸到别人特别是人主察觉不到其奸甚至望而生畏，如果死得早，说不定会落个忠义美名，“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之谓也。考较十著名政治阴谋家的最后归宿，毕君宝魁作《机阱鬼蜮》。

始皇真能传万世，天下今日犹姓秦；若说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间？自古无常存之国，无长生之君，君王皇帝本来就是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职业，何况是国灭家亡的君王皇帝，他们几乎无一不死于非命。或自破灭家国，或根生于帝王之家代先人受过。探求十亡国之君最后归宿，史传文学巨擘常公万生笔名时空行者独辟蹊径作《倾天落日》。

我们赞同这样的说法：历史就是无数人物的传记。

一般的人物传记又往往是围绕出身、成长、巅峰、结局来

做文章。

生命是一个过程，巅峰不是终点。贵与贱，善与恶，男与女，生命都有过程，也都有画圆圈的时候。

关注历史人物的命运，应当关注人物的辉煌，也应当关注人物的结局。许多读者又向来对历史人物的生命终局情有独钟。

本丛书为文学报告历史，就是用现今的文学手段真实表现一百位古人生命的终局，也是特殊切入点、独特视角的人物传记。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组织了这套文学报告历史的选题。设计要求就是用文学创作手法，围绕传主类别特点来写传主的归宿。所谓“报告历史”，就是要求应深入钻研史料，有需要又有条件的还须多方面深入考证，从而使文章符合历史真实，言之有据；所谓“推醒古人”，就是要求用好文学手段，写得生动感人；所谓“拷问灵魂”，就是要求鞭辟入里地是所是，非所非，善所善，恶所恶。当然，既然是一种创作，就给了各书作者驰骋文学才能的天地，也就不能要求也无法要求各作品谋篇布局、语言风格一个模式。

首批推出的人物类别是颇费斟酌的。文治武功显赫的帝王将相有许多，但一般读者都耳熟能详，且多寿终正寝，死得平静无波澜，可再着墨之处不多。本丛书所选百人，大多知名度高且生平富传奇色彩，从高头讲章到瓜棚豆架之下，时被提及。当然，如果读者能在猎奇的同时兼得一点文学的愉悦与历史的常识，再品味出一点社会与人生的哲理，我们就更感欣慰了。

前言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而死亡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人类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热爱生命，畏惧死亡，这才有原始宗教的产生，才有对天堂钟声的向往，对地狱酷刑的畏惧。在文人笔下，死亡往往是阴森荒凉的：“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惟闻杉柏声。”（沈佺期《邙山》）“京洛先生三尺坟，阴风惨惨土和云。从来有感君皆哭，今日无君谁哭君？”（贾岛《唐衢墓》）“夜泉无晓日，枯树有悲风。”（顾况《经徐侍郎墓作》）“昔为芳春颜，今为荒草根。”（孟郊《悼吴兴汤衡评事》）“冥漠生变故，凄凉结幽明。”（颜胄《适思》）“白云从冢出，秋草为谁荒。”（贯休《经友生坟》）

死之萧瑟与生之热烈，形成反差，这才更增加了人类强烈的生命意识。

生和死，每天都在同时继续着，今天的“生”，也许就是明天的“死”，这让人感到恐惧。然而，有生必有死，“故知生之乐，必知死之哀。”（《淮南子·缪称训》）

生命的规律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从世界上出现多细胞生物至今，地球上已经存在过大约三百亿个物种。但是，这些物种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已经灭绝，其中就包括强横一时的恐龙。如今和人类共存的只有约三千万个物种。产生这一极大灭绝率的原因，在于自然史是一个生物不断死亡的灾难

史。物种灭绝的悲剧目前正在呈加速度的态势继续着。

人类在一个叫地球的星球上得以诞生并延续至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种幸运。所以，热爱生命，就必须肯定生命的全过程，包括它的衰老、痛苦和死亡。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时间简史》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恒星的生命历程：

起初，大量的气体（大部分为氢）受自身引力的吸引，开始自身坍缩而形成恒星。当它收缩时，气体原子相互越来越频繁地以越来越大的速度碰撞——气体的温度上升。最后，气体变得如此之热，以至于当氢原子碰撞时，它们不再弹开而是聚合形成氦。如同一个受控氢弹爆炸，反应中释放出来的热使得恒星发光。这增添的热又使气体的压力升高，直到它足以平衡引力的吸引，这时气体停止收缩。……而当恒星耗尽其核能，那就没有东西可维持其向外的压力，恒星由于自身的引力而开始坍缩。随着恒星的收缩，表面上的引力场就变得越来越强大，而逃逸的速度就会增加。……其结果就是一颗黑洞。

从气体的膨胀到气体的收缩再到黑洞，这就是一颗恒星的生命周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幅宇宙图景：茫茫太空，分布着无数颗“太初黑洞”，而无数颗恒星正在自燃其核能，一旦燃料用尽，便开始坍缩，加入到黑洞的行列。而新的恒星又不断地形成，开始新一轮自燃过程。宇宙藉此而得以生生不息。

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宇宙的生命景观啊！人类与宇宙，生命与死亡，原本是息息相通。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间，人类的故乡地球仅仅是沧海一粟，而人类的生命个体又是一粟之一粟。在无始无终的时间之流中，人生是何等的短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之三）“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同上之四）“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同上之十一）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同上之十三）“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同上之十四）“人生无几时，颠沛在其间。”（《古诗五首》之三）“人生有何常，但恐年岁暮。”（《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之《岩岩钟山首》）“人生图厚息，尔死我念追。”（同上《远送新行客》）“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稀。”（同上）“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秦嘉《赠妇诗》）“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曹植《薤露行》）

但是，死生亦大矣，所以，人类才对有限的生命有着太多的眷恋，才执著地抓住自己有限的生命之绳，才在生与死交替的瞬间，上演了各式各样的悲喜剧：绚丽的辉煌的圣洁的崇高的慷慨的潇洒的温馨的寂寥的安详的豁达的卑琐的可鄙的……

本书选择了中国古代十位人们熟知的文人，上自先秦，下迄明清，有诗人，有词人，有辞赋家，有散文家，有戏剧家，有小说家，也有批评家。他们的生，大都是可歌的；他们的死，大都是可泣的。在人生短暂的旅途中，他们如花朵和焰火一般，在体验了生命的绽放和凋谢、丰盈和遗憾、苦难和乐趣之后，更以光芒眩目的死亡，照亮了后世。

像以身殉志的屈原，死构成了他惊采绝艳的终极象征；像慨然长逝的司马相如，死构成了他夙愿难偿的莫大遗憾；像飘然而逝的李白，死构成了他高云游空的完美归宿；像坦然而化的苏轼，死构成了他行云流水的最后音符；像赍志以殁的陆游，死构成了他忠贞报国的最后闪光；像从容赴难的金圣叹，死构成了他潇洒不羁的最佳说明；而才华横溢的曹雪芹，死则构成了他坎坷一生的凄凉写照。

生命是美好的，但死亡则是神圣的。

这十位文人，在创造了令后人高山仰止的文学遗产的同时，也以各自不同的面对死亡的态度，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思索，在他们的身上，生之快意与死之坦然，获得了完美的统

一，人类的整体生命之花，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才显现出更加亮丽的风采。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另一种生的开始。

李叔同临终云：悲欣交集。极是。即借其意为题。

悲夫，十人之魂飞九天，生前多侘傺不遇；欣哉，十人之文扬四海，身后乃名不寂寞！

另，本书“屈原”、“蒲松龄”二篇为韩磊作，“司马相如”、“李白”、“韩愈”、“苏轼”、“陆游”、“关汉卿”、“金圣叹”、“曹雪芹”诸篇皆为陈才智作。

是为前言。

陈才智

2001年9月2日

2001年9月26日校改

目 录

屈 原：汨罗清波葬诗魂	(1)
投身碧波，千古诗魂归何处	(1)
烽火遍地，少年初试峥嵘笔	(3)
木秀于林，立志变法遭谗言	(8)
受命不迁，屡遭贬谪赋《离骚》	(13)
风格高标，千古风流说楚辞	(18)
以身殉国，青山处处留疑冢	(23)
司马相如：大汉辞赋一司马	(27)
赋闲家中	(28)
琴动情缘	(32)
翻然高举	(38)
盛世文豪	(42)
安抚西南	(48)
撒手人寰	(52)
李 白：采石江边捉月魂	(57)
浔阳系冤狱，雪泣拜天光	(57)
陇西谪仙人，盖棺未定论	(60)
“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	(62)
“王命三徵去，空名适自误”	(66)
“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	(71)
“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	(76)

“余心之所善，九死犹不悔”	(79)
醉入长江水，捉月采石矶	(82)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87)
韩 愈：文公生死文字间	(90)
镇州：杀气腾腾	(91)
长安：晚年余波	(94)
南溪：生命终曲	(102)
死因：千古之谜	(108)
定位：儒教文人	(112)
苏 轼：大士何曾有生死	(119)
元祐八年，政局突变	(119)
出镇定州，整顿武备	(123)
垂老投荒，流放岭南	(126)
惠州三载，身世两忘	(131)
跨海居儋，兹游奇绝	(138)
其生无恶，死必不坠	(145)
陆 游：一身报国有万死	(153)
南郑从戎	(153)
成都放翁	(160)
山阴闲居	(169)
赍志以歿	(180)
关汉卿：盖世界浪子班头	(186)
义愤填膺，以戏申冤	(187)
公演遭禁，身陷囹圄	(192)
被迫南游，漂泊创作	(198)
思念亲人，决意返乡	(209)
落叶归根，曲尽人散	(216)

金圣叹：砍头今日意如何	(220)
苏州：哭庙	(221)
逆坎？忠坎？	(229)
南京：被斩	(239)
身后：是非	(251)
蒲松龄：依南窗危坐而卒	(256)
告老还乡，一代文豪晚景寂寞	(256)
生逢末世，兵连祸结文网森严	(259)
困顿科场，父子两辈无缘功名	(261)
坐馆西铺，柳泉居士写鬼写妖	(266)
著作等身，百篇遗著刺贪刺虐	(274)
盖棺定论，柳泉居士声誉日隆	(277)
曹雪芹：千古文章未尽才	(282)
百年望族，突遭巨变	(282)
移家北京，再罹祸变	(286)
厌恶科举，身杂优伶	(289)
宗学当差，结交好友	(292)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294)
迁居西山，坚持著书	(296)
丧妻丧子，文星归天	(303)

汨罗清波葬诗魂

屈原（前 339—前 277），名平，字原，又字灵均。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战国后期楚国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

他勤劳王事，忧怀民生，以瑰丽的诗笔写下大量惊风雨泣鬼神的诗篇，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他创造的诗体被后人称为“楚辞”。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却因为直言进谏屡遭贬谪。当楚国在秦军的兵锋下败亡之际，他怀抱巨石投入了滚滚的汨罗江中，实践了以身殉国的誓愿。

投身碧波，千古诗魂归何处

公元前 277 年的暮春，正是南国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节，而楚国山野却弥漫着一种焦灼不祥的气氛，就连那日夜奔流的汨罗江水也平息了它的涛声。偶尔有几只飞鸟从浓密的林间惊窜起来，带着凄厉的尖叫直上浮云舒卷的碧空。在长天的尽头，正有一丝淡淡的烟尘由东方慢慢地散开来。

“郢都失守了，秦军已经渡过长江，就要饮马湘水了。”许多日子以来，不断有逃难的人在散布这个惊人的消息。汨罗江畔的渔人们开始还疑心这是无端的谣传，但是当地方上的官吏也纷纷逃走的时候，他们绝望地明白：秦国的大军真的要开过

来了，楚国这一次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

就在恐怖的浪潮汹涌在整个楚国山野的时候，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蹒跚着走向汨罗江畔。他就是三闾大夫屈原。

屈原是从他的流放之地一路逃难而来的。不久前，秦兵攻破了楚国的黔中郡，兵锋直指南方。如果逃得迟一步的话，诗名满天下的三闾大夫，怕是要步楚怀王的后尘，被捉到秦国去坐牢了。在战火纷飞之际，屈原仓皇出行，连心爱的书籍都没有带。木屐也跑掉了，只好找了双草鞋穿。此时此刻他早就没了“冠切云之崔嵬，带长铗之陆离”的堂堂仪表，完全变成了一位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垂垂老者。

在汨罗江畔徘徊了好几天，一直等不到国都的确切消息，屈原的心情更加沮丧了。有一位住在江畔的渔父认出他是三闾大夫，异常惊奇地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在此？”屈原苦笑着说：“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想劝屈原耐心地住下去，或许就能等好消息传来。但此时的屈原，哪里还有心情在这水光山色之间徜徉呢？在这段日子里他写下了著名的绝笔诗《怀沙》：



浩浩沅湘兮，分流泪兮。
 修路幽拂兮，道远忽兮。
 曾筮恒悲兮，永叹慨兮。
 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
 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
 伯乐既歿兮，驥将焉程兮。
 人生稟命兮，各有所错兮。
 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

.....

诗写完不久，有消息传来：秦军攻陷郢都，楚国的顷襄王兵败溃逃。往日那个地跨湘江汉水，雄踞长江中流的泱泱大国已经奄奄一息。屈原心底埋藏了几十年的由楚国一统天下的梦想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这令人绝望的音信让年迈的诗人陡生了以身殉国的决心。

一个初夏的早晨，七十五岁高龄的屈原怀抱巨石跃入了碧波滚滚的汨罗江中，以生命祭奠行将破灭的楚国。那是怎样的一跃呢？他单薄的身影带走的是楚国八百年的繁华梦境雄图霸业，而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却是无数瑰丽的文字，是贾谊、司马迁深沉的缅怀，是李白、苏轼豪迈的祭奠，是华夏民族薪火相传绵绵不绝的民族情结。

还从来没有谁的一跃，能溅起如此磅礴炫目的浪花，它们纷纷扬扬直至今日还未落尽。就让我们捧起晶莹的一朵，迎着岁月的光华去细细分辨那些神奇的色彩吧。

烽火遍地，少年初试峥嵘笔

公元前三世纪，正是中国大地上战火纷飞，血流漂杵的战国末期。周朝初年分封的千余个诸侯国，历经八百年铁血搏杀